



大会

Distr.: General
31 July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03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述及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并载有关于就一个战略问题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十分严峻，常常呈现缺乏信任、不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特点，全球军事支出创下 2.24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有鉴于此，委员会为确保更大的人类安全并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数十年前提出的目标，即尽量减少世界经济和人力资源消耗于军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和大量建议。

应秘书长的要求并经过两年的审议，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制定了三条路径及相关行动，委员会认为如果综合采取这些路径和行动，将助力实现向更全面的安全概念的转型、减少用于竞争性军备采购的资源、将更多资源用于缓减气候变化和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以满足各国人民和地球需要的行动。这些路径的核心就是采取措施，(a) 鼓励对军事支出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和变革性思维；(b) 助力减轻威胁感和风险升级以及减少军事支出；(c) 加强对军事支出的分析和数据收集，提升公众的认识。

路径包含的想法可以对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区域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产生即时和中长期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把对话和外交、尊重国际法、对构成当代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项要素的重新承诺、制定新战略都放在首要地位，作为改善更大的安全环境和在迫切需要新的见解和能量之际减缓军事支出上升周期的手段。

* A/78/150。



委员会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的身份，审查了裁研所的综合工作方案、活动和财务，并提供了战略咨询意见。2023 年，裁研所利用其作为裁军领域的桥梁建设者和召集者的独特地位取得了若干成就，特别是：(a) 活动和出版物大幅增加；(b) 打造了人工智能和空间安全的新数字政策门户；(c) 向各国、区域组织和多边机构提供了有影响力的专家技术支持，包括通过关于创新、外空和网络稳定性的旗舰活动。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不断发展的全球裁军研究网络、裁研所学院以及网站和研究传播改进情况的简报，这些改进有助于优化成本，并应能加强外联。委员会核准了主任关于裁研所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活动的报告以及 2023 年和 2024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财务计划。

一. 引言

1. 应秘书长要求，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执行两年期工作方案，审议全球军事支出问题。工作方案旨在建议采取行动，重新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即尽量减少消耗于军备的资源，扭转 1998 年以来军事支出上升的趋势，并鼓励各国从军事角度并从经济、环境、社会发展角度重新构想安全。秘书长具体请委员会思考三个主要问题：(a) 是否存在加强透明度、建立信任和实际对话作为储存武器的替代办法的机会；(b) 如何建立有效、持久的基于合作的安全架构；(c) 如何促进对军事支出的新的、变革性思考。委员会工作的时间安排意味着能够为秘书长制定《新和平纲领》，为今世后代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加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2. 2022 年，在头两届会议之后，咨询委员会编写了一份关于这一主题的临时报告(A/77/263)。委员会于 2023 年恢复讨论，于 2 月 1 日至 3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七十九届会议，于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纽约举行第八十届会议。委员会于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 月、4 月和 5 月举行了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艾丽莎·戈德伯格(加拿大)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了所有会议。

3.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38/183(O)号决议提交，概述了委员会的实质性讨论情况，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本报告还详细介绍了委员会作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开展的工作，包括委员会批准裁研所主任的报告(A/78/163)的情况。

二. 实质性讨论

A. 环境与背景

4. 《宪章》在序言部分中指出，联合国的创始目标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保证非为共同利益，不得使用武力。因此，《宪章》规定的义务包括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承认会员国在包括通过区域安排在内的自卫权未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有权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也将自卫概念解释为包括维持和平行动和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平民而采取的行动。《宪章》并要求管制军备，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尽量减少世界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¹

5.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 20 年里，实现最少消耗目标的势头出现了偏差和放缓，如果不是逆转的话。全球军事支出目前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军备竞赛已基本失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3 年 4 月的数据显示，在 2013 年到 2022 年的十年中，全球军事支出增长了 19%，2015 年开始每年都在增长，目前已达到创纪录的 2.24 万亿美元。军事支出几乎持续增加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固然普遍存在，但各方面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区域、国家、国家集团、政治军事联盟之间的支出水平，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

¹ 见序言部分及第二十六条和四十三条至五十四条。

言，都存在很大差异。² 虽然军事支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分配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对低收入国家的生存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最近，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承诺继续增加军事支出，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安全环境中新出现的严重不确定性的关切。

图一
按区域列示的 1988-2022 年度世界军事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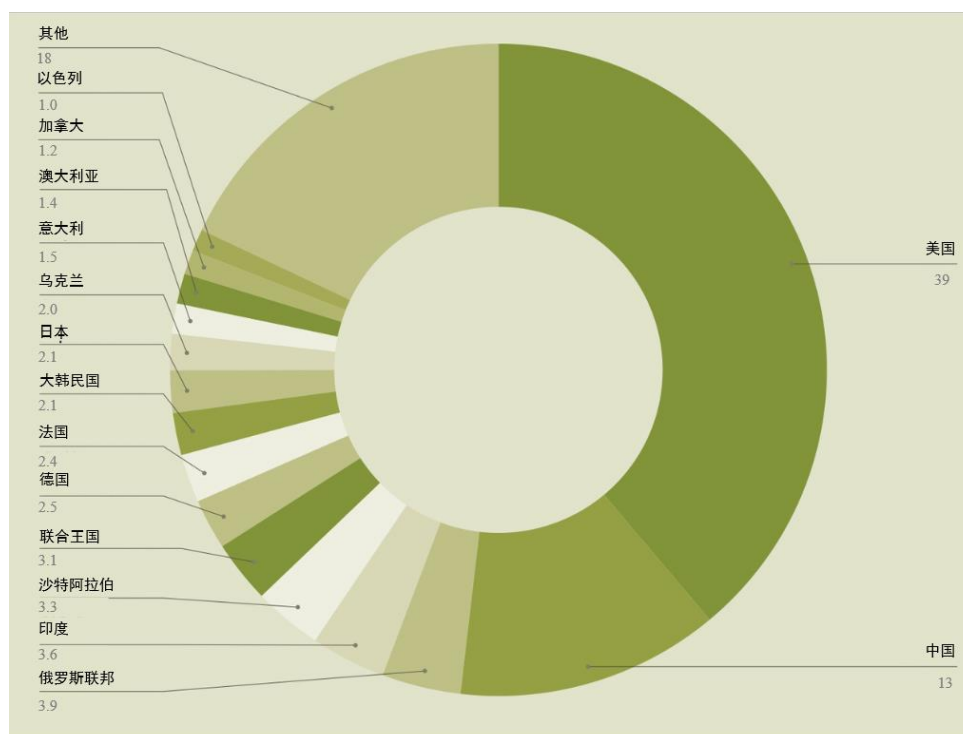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2022 年世界军事支出趋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3 年 4 月。

² Lorenzo Scarazzato, 《2022 年世界军事支出趋势》(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3 年)。

图二
2022 年军事支出前 15 个国家在世界军事支出中的占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2022 年世界军事支出趋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3 年 4 月。

6. 委员会注意到，几十年来，联合国为限制军事支出、提升军事支出的透明度制定了各种措施，但影响不大或有失均衡。这包括发出以下一般性呼吁：所有国家在军事支出方面实行自我克制，将节省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议拥有庞大军队的国家减少支出，腾出资金用于发展援助；履行全面彻底裁军的长期承诺；创建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分享和比较各国的军事支出资料。委员会还了解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即在军事参谋团的协助下制定计划，建立军备管制制度，部分原因是军事参谋团未在工作方案中优先考虑这项工作。

7. 最近，会员国都核可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增进对裁军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之间关系的新的共同理解提供了机会。大会在第 77/45 号决议中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共生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安全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本可用于应对发展需求的全球军事支出不断增加表示关切。

8. 除会员国、秘书长³和联合国机构外，研究界也日益鼓励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以保护和管理“全球和平公益物”(A/75/982，第 89 段)。这可能需要作出承诺，减少过度的军事预算，保证充足的社会支出，解决冲突根源，维护人权，并将裁军与发展机会联系起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和人类安全是一个“单一的安全空间”，金融债权与所有重大风险和威胁相平衡，无论原因如何。这涉及评估军事支出与保护人民安全的其他手段的关系，包括解决与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减贫有关的问题。它有可能使资金在安全的不同层面重新分配，以改善人类福祉，而不会导致广义上总体安全的下降，⁴相反通过应对非军事威胁和减少过度军备的风险使安全得到加强。

B. 委员会的考虑和思考

9. 委员会认识到这一背景及其战略重要性，欢迎有机会持续思考军事支出增加的问题和限制军事支出的手段。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鼓励各国走上加强最少消耗原则的道路。委员会认为，这条道路可能促进建设性全球对话，推动向更广泛、更全面的安全概念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分配给竞争性武器采购的资源就会减少，而分配给可能使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性别不平等、极端贫困和犯罪等 21 世纪威胁时感到更加安全的行动的资源则会增加。委员会试图了解以往削减军事支出努力所面临的障碍，在此基础上确定哪些倡议可能仍然适用以及可以探索哪些新的路径。委员会认为其任务具有高度的及时性，尤其是考虑到在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下军事支出不断增加，而国际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国家之间关系和言论互相敌对，违反国际法诉诸武装侵略，类似军备竞赛的动态，以及许多地区国家之间相互猜疑和信任不足。

10. 事实上，必须指出，在委员会审议这一议题的两年中，军控和裁军方面的发展动荡不安。出现了一些涉及核武器的表态和承诺，如 2022 年 1 月五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2022 年 6 月《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发表声明，谴责任何情况下的所有核威胁，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违反国际法。但总体而言，形势十分严峻，反映出对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尊重不断减少，包括一些成员不同程度指出的乌克兰战争和在这方面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⁵以及萨赫勒地区、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门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等其他地方持续存在的野蛮武装暴力。有人发表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种令人震惊的煽动性言论，进一步削弱和放弃执行构成全球裁军、军控和不扩散

³ 包括在他的 2018 年《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最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以及 2021 年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秘书长在报告中呼吁作出努力，“重新思考不受约束的军事支出，倡导以人为本的政策和削减军费”。

⁴ 见 Michael Brzoska、Wuyi Omitoogun 和 Elisabeth Sköns，《重新平衡军事支出的人类安全案例》(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2 年)；另见 Carlo Rovelli 和 Matteo Smerlak，“世界军事支出的小幅削减可能有助于资助气候、卫生和贫困解决方案”，《科学美国人》，2022 年 3 月 17 日。

⁵ 秘书长 2022 年 3 月 2 日、2023 年 2 月 23 日和 24 日在安全理事会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的讲话。

架构的重要条约和协定，⁶ 无法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促使委员会共同努力，制定了下文中概述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力求回应秘书长的要求，包括考虑联合国可以采取更多行动促进合作应对，扭转消极趋势。

11. 为此，委员会高度重视对话和外交，这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旨在巩固国际安全的条约、惯例和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似乎比预期更加脆弱；重大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以及性别和经济不平等方面；军事支出和军备集结正在增加；许多残酷的战争和武装暴力局势仍未解决。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委员会明确认为，必须尊重国际法，再次承诺遵守构成当代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条约、协定和文书，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为各国人民和地球的利益实现各国合作的最终愿景。委员会认为，对话和外交行动对改善更大的安全环境并作为减缓当前军事支出上升周期的有利因素非常宝贵。

12. 鉴于开展工作的时期，委员会就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及其根源进行了热烈和有意义的辩论。与会者共同关注冲突对人类的影响、更大冲突的风险、以及不断加深、旷日持久的危机的全球影响，包括对粮食、核安全和安保的影响。还讨论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公然违反《宪章》的一些影响。几名委员会成员强调了这场战争与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军事支出的关系及其影响。委员会鼓励秘书长继续开展紧急、重大的外交努力，以减少升级，减少全球粮食安全和辐射安全的风险，找到和平、可持续的冲突解决方案，并在适当时候支持确定和建立一个振兴的泛欧安全架构的努力，以减少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3. 在对和平坚定承诺的推动下，委员会在讨论中力求平衡，既有创造性的视野，又认识到当今环境带来的实际困难。贯穿工作及工作产生的建议的紧迫感应该激励所有会员国、决策者、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行动者，他们必须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落实委员会的建议。

军事支出的当前驱动因素和影响

14. 委员会认识到，鉴于影响军事支出的复杂因素，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并指出绝对数字并不反映全貌。因此，委员会审查了推动军事支出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因素，特别是在区域或全球安全关切方面。委员会还审议了军事支出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限制用于其他经济、社会和全球目的的资源的机会成本影响，以及额外的负面外差因素，包括对环境的影响。了解推动当今军事支出的潜在因素并找出解决方法，就有可能将资源不仅用在国内，还可以用于紧迫的全球共同优先事项。委员会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听取了不同区域、性别和学科的专家的意见。附件一载有完整的专家名单及发言摘要。

15. 委员会的主要意见是，决定军事支出和采购选择和决定的是一系列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地缘战略、国内(社会、政治、文化)和体制因素。根据具体情况，

⁶ 包括《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裁武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

国家安全考虑和威胁评估、联盟和伙伴关系要求、区域和全球声望、官僚竞争、工业压力和国防决策过程以及政治和选举考虑都可能发挥作用。安全理事会等重要机构缺乏全球领导力，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近来，安理会缓解具体危机的能力受到阻碍。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认为，今天紧张的、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崩溃的裁军、军控和不扩散制度、紧张和充满冲突的国际环境、侵蚀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企图以及不断增加的军事支出，包括新武器系统的现代化，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16. 委员会思考了这一问题：为何在某些情况下与军事支出有关的决定没有准确反映威胁环境，或充分考虑到为何这种支出被敌方误解或导致不安全和不稳定。委员会指出，军事支出的选择可能与应对其他非军事威胁的支出相竞争，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其他不利影响，如对环境或不平等的影响。委员会举出的例子有：采购决定受到行业和(或)其他游说活动的不良影响，涉及贪腐的采购决定，项目费用远超预期并造成大量浪费，以及难以拆除不再具有战略价值的军事设施。委员会还认为新兴技术的影响是推高军事支出的一个因素。委员会表示关切，在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以及在高超音速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寻求并使用此类技术制造战争，有可能引发类似军备竞赛的动态。会议的讨论还包括：考虑是否可以鼓励强调防御系统，但进攻和防御系统之间界限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使用，有可能破坏这方面的努力。

C. 拟议的前进路径

17. 本节根据秘书长的要求，提出各国、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采取行动的三条独立而互补的路径。这三条路径的核心是采取措施以：(a) 鼓励对军事支出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和变革性思考；(b) 助力减轻威胁感和风险升级，并减少军事支出；(c) 加强对军事支出的分析、数据收集和公众意识。需要探索所有路径，即使在某个特定时刻，一种路径可能比其他路径更加可行。

18. 委员会认为，以下建议将人类和地球放在核心位置，可能有助于和平与安全思维的文化转变。这可能导致为减少军事支出采取战略性和有针对性的方法，并在近期和中长期产生实际影响，包括创造一个有利于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以造福所有人的国际环境。

路径一：鼓励对军事支出进行更具批判性、创新性和变革性的思考

19. 委员会坚信，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采取行动制止当前的冲突，削弱当代地缘政治竞争的军事层面，但要在实现《联合国宪章》关于尽可能减少将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的禁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就需要对安全问题采取变革性的办法。在这方面，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可以推动激励和促进多边和多方利益攸关方讨论，包括与民间社会的讨论，以促成这种转变。

20. 决定本国军事支出水平是会员国的责任；但委员会认为，秘书长和秘书处可以帮助重新关注《宪章》关于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于军事支出的愿景、可能决定和扭曲军事支出决定的因素以及军事支出的后果。这样，可以向所有区域的国家

政府提供支持，平衡不同的优先事项，并说明与国家资源的其他用途相比军事支出的相对贡献。

21. 委员会认为，区域论坛是各国讨论、评价和评估军事支出的又一重要场所。如上所述，每个区域都面临自身的安全环境和挑战，并受到跨国驱动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影响。区域办法可以让相邻国家在一个合作论坛上解决彼此的关切，有助于改善安全氛围和改变安全办法。也可能有分担负担的机会来减少一国的采购(如预警技术和自然灾害研究)和减轻预算压力，特别是对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22. 委员会还认为，具有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加强交流和新举措的潜力，以促进有助于透明度和对话的交流。这种交流可以利用从当前和以往的区域合作中吸取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包括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委员会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东南亚的发言。

23. 最后，委员会指出，只要存在制度化的制衡并让民间社会参与军事预算编制的全社会办法，就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的浪费和滥用。但是，在一些国家，军事预算仍然主要是军事机构或一小批非民选官员的特权，通常处于保密状态。立法机构加强监督也有助于减少浪费性支出和可能的腐败。这将要求国家机构更加积极地进行参与和顺应民意，以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

建议

(a) 秘书长应在高级别周或另一个重要场合召集各国、知名人士和民间社会举行特别活动，以确定和制定具体行动，支持采取更全面的安全办法，不仅注重国家安全，也注重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安全。为了进一步实现人类安全，这一活动需要考虑气候变化、不平等或流行病等非军事威胁，并应考虑变革方法对调整军事支出财政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克服这一方法障碍的解决方案；

(b) 在上述讨论中，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政府代表、区域代表和专家的定期论坛，作为一个体制框架，进一步将以人为本的安全方法纳入联合国系统的主流，并酌情探索新一代建立信任措施，以应对非传统威胁，建设性地应对 21 世纪的全球战略和技术挑战；

(c) 秘书长应授权未来的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审查新技术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影响；

(d) 区域组织应组织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增进对军事支出、机会成本和削减手段的了解和理解，这些都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的目标。秘书处应加强与区域组织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适应发展，鼓励区域组织进行互动，分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并鼓励努力降低国家之间使用武力的作用；

(e) 裁军事务厅应继续为各国每年向联合国提交军事支出报告提供实际援助，包括通过培训方案、高级别对话和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有意义接触。可以鼓励所有国家整合并加强政府监督机构(如审计员和评估小组)对计划中的军事采购的影响评估，以确定潜在风险，消除扭曲，并帮助确保有效利用国家资源。

路径二：助力减少威胁感和军事升级风险的措施：需要加强对话和外交，包括建立信任、透明度、裁军和军控

24. 在这一危险时期，各国必须恢复对话，重启外交，以(重新)建立信任和信心，管理利益冲突，加强《宪章》设想的多边行动、合作和集体措施，并减少危机升级的风险。为此，裁军、军控和不扩散措施，包括围绕合作安全概念的行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应发挥核心作用。这些措施可以是单边、双边、区域或多边措施。这些措施相结合，有助于纠正对军事行动和政策的看法并消除误解，避免升级，减轻军事支出压力，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法的转变。委员会强调，这种努力符合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利益，不仅可以作为缓解区域对抗和避免军备竞赛的手段，也可以借此遏制军事支出的增长。此外，委员会强调迫切需要维持和支持这一领域的现有协议，并促进新的战略和富有想象力的思维，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作用。

25. 委员会认为，透明度可以减少导致竞争的各自能力和倾向的不确定性，从而助力在国家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增进安全。透明度措施还可以加强问责，并有助于促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就安全关切进行认真的重新接触。因此，委员会认为，有可能更好地将联合国定位为一个相关、中立、易于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枢纽。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军事支出数据库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效用和潜力，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为各国的军事支出决定以及政策专家、裁军工作者和公众之间的辩论提供准确信息。委员会对向这些数据库提交报告的国家数量减少表示关切，认为应优先考虑参加这两个数据库。此外，可以促进关于新兴技术和潜在新冲突领域及其相应军事支出的国家政策的信息交流。所有这些行动都有相应的利益，可能减少军事支出的增长。为此，委员会还建议，考虑到上次政府专家组评估在 2017 年进行，审查军事支出数据库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

26.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在核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委员会重申国际社会绝不能放弃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委员会对核武器存在所固有的危险、核武器的现代化和现有武库的扩大所导致的军备竞赛加剧以及扩散风险、潜在的升级动态和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深表关切。委员会敦促采取合作行动，减缓这种动态，使世界回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轨道上来。委员会还强调了以往建议的相关性，包括 2020-2021 年报告(A/76/183)中提出的旨在确保核裁军和军控的建议。

建议

(a) 秘书长应继续开展斡旋，帮助解决各种重大地缘战略冲突和武装暴力局势，包括乌克兰冲突。广泛而言，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应继续促进区域建立信任和解决冲突措施，缓解当今的紧张局势，鼓励克制，减缓军事集结，降低军事力量作为安全手段的作用。双边接触以及与区域组织和多边机构的接触都可以提供采取这种做法的机会；

(b) 各国，尤其是迫切需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建立、深化和(或)重振所有层面的对话，包括双边战略对话、军事交流以及政治家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交流。除其他外，此举旨在增进相互了解，确定建立信任措施，减缓推动军事开支的威

胁感，并解决与理论、态势和政策有关的问题。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方面承担了具体责任，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交流。由于潜在的战略影响，参与核共享安排的国家也应根据上述内容采取相关行动；

(c) 国家和军事联盟应定期重新评估军事态势和理论。应特别关注这些态势和理论及其采购战略是否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其他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关切，助长了升级态势，助长了过度或多余能力的积累，不适合威胁环境，或破坏了促进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人类安全和保护自然的努力，如果是，则应相应进行修正；

(d) 在多级，各国应继续努力，在外层空间、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等新兴领域确定和实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以鼓励在以人为本的合作安全政策框架内开发此类技术，并帮助减少此类技术对军事威胁加剧的影响。为此，安全理事会应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年度审查报告，介绍这方面的事态发展，以及军事竞争如何独立于具体条约制度之外，在科学和经济领域以新的方式发展。这种方法有助于预先制定规范和缔结条约。收到报告后，可以组织一次安全理事会年度辩论；

(e) 所有国家应向联合国军事支出数据库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报告，提交数据库的报告应列入分列的支出数字，包括不同军种和支出功能类别的数字；大会应通过题为“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军事支出的透明度”的两年期决议，寻求进一步加强军事支出数据库，使其能够很好地处理当代问题；

(f) 裁军事务厅应继续提高提交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的军事支出官方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包括利用货币汇率和通货膨胀会计标准使这些数据在国家之间和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比性。

路径三：加强军事支出的分析和数据收集

27. 委员会认为，需要分析对军事支出的水平和类型实施更全面的安保办法的实际政策和业务影响，并呼吁鼓励就军事支出专题开展新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事实上，自大会上次授权研究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军事开支的更广泛后果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 30 年。新的研究将增加现成的专门知识，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引起国内和国际公众更多的关注和监督。一项 21 世纪的分析将是非常宝贵的，它将提供对军事支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的最新理解，并说明当代的优先事项，包括与性别平等、气候变化、预防冲突(包括预警和行动)、旷日持久的危机以及民主监督和机构能力有关的优先事项。

28.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公众对支持裁军、军控和不扩散的行动的必要性和价值的认识已经减弱。委员会还认为，对军事支出和社会经济投资之间的权衡以及这种国家支出和应对全球威胁之间的权衡认识不足。委员会认识到，鉴于全球各地的公共辩论、情绪和公民参与程度大不相同，需要采取复杂而有区别的方法来提高认识。过去和现在，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团体在围绕重要的全球问题提高认识和动员支持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世界青年集体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倡导紧急政治领导、系统性转变和果断行动，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未来。

29. 委员会注意到世界裁军运动发起至今已有约 40 年的时间，认为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和相关机构、基金或方案仍有余地扩大当前提高全球公众理解和认识的努力。委员会强调，参与性和包容性方法至关重要——能够带来在国际安全讨论中并不总能找到空间或立足点的声音、经验和观点，而联合国在这方面正好处于独特地位。

建议

(a) 大会应通过其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紧急要求一个独立的国际专家小组进行以下研究：

(一) 关于军事支出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后果包括战争和军备竞赛成本的最新研究，由广泛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信息；

(二) 关于以下方面的研究：全球、国家和人类安全采取更加全面和合作的办法的要素；实现这一办法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方法；这种转型对军事支出水平和类型的影响；

(b) 裁军事务厅、裁研所、其他国际机构、学术机构或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开展更多更专业的研究。这类研究的例子包括：

(一) 一项分析决定和增加军事支出和采购的所有因素及其与资源分配关系的研究。这项研究还将说明不同的军事态势和战略，开发和部署具有军事用途的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潜在冲突领域(如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的能力；

(二) 作为军事预算全社会办法的一部分，关于公众和议会监督军事采购的有效措施和最佳做法、有效性、对减少浪费性军事支出的影响以及如何鼓励采用此类做法帮助提高透明度的虚拟简编或工具箱。这份简编还可以包括重点关注公司游说、雇用前军事人员担任军事工业职位和腐败等问题；

(三) 结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一份关于人类安全的报告，⁷ 开展一项研究，概述在相关预算和规划(类似于环境影响评估)进程中进行综合安全需求和影响评估的方式。这应包括量化执行裁军协定可能实现的潜在财政节余的方法，以及如何将任何此类节余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可持续发展和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

(四) 研究削减军事支出对工业能力和人员的影响，以及如何提供国际支持，将国防工业能力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如通过贷款或技术支持)，并使军事人员重返平民生活。这种建议可能有助于减轻削减的后果，并减少维持军事支出水平的压力。这项研究可以受益于国际和区域经济机构、联合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

⁷ 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 年特别报告：21 世纪人类安全面临的新威胁：亟需加强团结(2022 年 2 月)》。

(五) 全面评估核武器方案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成本，包括经济、卫生和环境后果，其与军事预算的结构和驱动因素的关系，以及退出军控协定的机会成本；

(c) 秘书长应发起 21 世纪世界裁军运动。运动应由裁军事务厅协调，与其他联合国相关机构、基金和方案共同开展，将加强全球公众对裁军、军控、不扩散与和平的理解、教育和支持。运动应包括提高青年对军事支出增加的影响和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灾难性后果的认识；

(d) 军事支出可以成为即将举办的裁军和不扩散宣传国际日和裁军周的主题。

结论

30. 咨询委员会在工作之处就认识到，秘书长要求委员会应对一个重大挑战，给 70 多年前创建联合国时所作的承诺注入新的活力和见解。委员会认识到，扭转军事支出上升没有神奇的公式，也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但委员会始终认为，积极的外交、对话和研究可以提供一个路径，由此回到最大程度地减少世界金融资源从社会和经济及环境可持续性转移出去的目标。可以接受一种不那么传统但更全面的安全观，这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气候行动、社会和经济公正以及性别平等，而减少用于武器的资源。本报告中的“金块”可以付诸行动，必须紧迫地采取这种行动，以造福于人类、地球和繁荣。

三.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董事会

31.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作为裁研所董事会，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和 6 月 20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审查裁研所的方案、财务和业务。

结果和影响

32. 裁研所主任在第一次会议上概述了裁研所 2022 年的活动和战略影响，通过案例研究阐述了裁研所对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九次审议大会的贡献、在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方面的工作、武装冲突退出和裁研所学院管理项目以及 2023 年方案优先事项。在这方面，主任向董事们介绍了他为进一步加强影响衡量和报告所作努力的最新情况。委员会建议，裁研所继续完善各种影响叙述，酌情进一步精简，并发展成为概述研究所价值主张的连贯的总体叙述。

33. 董事们满意地看到，尽管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充满挑战，裁军和军控遭遇挫折，但裁研所加强了桥梁建设者和召集者的地位，为就一系列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艰难但重要的思考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并促成了专家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包括通过外层空间安全会议、创新对话和网络稳定会议等标志性举措以及支持多边进程。此外，董事会欢迎裁研所 2022 年关于青年参与的有意义的工作，包括模拟联合国活动、38 个国家选手参加的作文比赛、自定进度的电子学习课程以及与裁研所青年专业人员的相关视频访谈。董事们对缺乏资金可能阻碍项目继续进行表

示遗憾，并建议接触更多的实体和国家，包括青年曾参与过活动的实体和国家作为未来的潜在资助者。

34. 继 2022 年 6 月关于裁研所四年期战略研究框架的简报之后，又向董事们介绍了 2023 年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全球裁军研究网络、裁研所学院和多支柱方案结构的推出。关于研究网络，董事们建议采取与裁研所优先事项相联系的渐进方法，并强调包容性和灵活性的重要性。关于学院，董事会要求裁研所与裁军事务厅进行战略讨论，说明各自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先事项和提议。最后，委员会注意到主任计划在 2024 年启动计划涵盖 2025 年至 2030 年期间的战略计划的工作。

财务

35. 2022 年，裁研所展示强大的价值主张能力，各大洲的捐助者数量(33 个)和收入(近 800 万美元)双双创下纪录，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 2023 年。董事们高兴地看到，2010 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向裁研所提供了财政支持。裁研所继续巩固资源调动战略，正在探索潜在的私人资本和慈善伙伴。主任阐述了裁研所对大会分配的补助金的使用办法，补助金从 2021 年的 280 700 美元增加到了 683 500 美元，因此能够为所有联合国区域集团举办季度裁军简报会，在三个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举行研讨会，并雇用一名执行干事以提高效率和加强监督。

36. 委员会在审议 2023 年优先事项和预算情景时，还听取了关于裁研所财政困难的介绍，包括一些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方对官方发展援助定义的限制性解释和高度的指定用途(从 2018 年的 75% 上升到 2022 年的 92%)，以及与中期财政稳定和快速应对新出现的主题或问题的业务能力有关的风险。

37. 董事们讨论了潜在的缓解措施，鼓励裁研所继续使资源多样化，评估要求重新评估研究所官方发展援助系数的利益和风险，并就此事项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接触。此外，董事们要求裁研所提出一套完善的与私营部门/私人资本接触的原则，这套原则随后在 6 月的会议上提出并获得认可。

38. 董事们指出，虽然联合国经常预算增加补助金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可预测性，但仍未达到董事们建议的水平。鉴于补助金不是根据每年联合国标准工作人员费用编制预算的，今后补助金将不足以支付其所支持职位的实际工作人员费用。考虑到这一点以及研究所的任务和活动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日益重要，董事会请主任编写一份进一步增加补助金的商业案例草案，以保障研究所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该草案已于 2023 年 6 月提交委员会。董事会一致认为，申请进一步增加补助金是合理的，以使补助金至少涵盖研究方案以及副主任对所有研究和活动提供实质性领导、质量控制和协调。需要就请求的范围、规模和时间安排(2024 年或 2025 年)进行进一步讨论，并请主任进一步完善提案及理由，以便在 2024 年 1 月提交董事会下次会议。

2023 年中期成就和 2024 年工作方案

39. 在 2023 年 6 月的会议上，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裁研所 2024 年年度工作方案和拟议年度预算估计数，确认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主任报告草稿的建议。董事们要求将下一年的工作方案和财务概算作为一个单独的议程项目列入董事会 6 月的会议。还将努力加强董事们在决策顺序方面的入职培训。

40. 主任介绍了裁研所最近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指出活动和出版物大幅增加(2022 年比 2021 年增加三分之二)，还介绍了关于人工智能和空间安全的新数字政策门户，以及向各国、区域组织和多边机构提供的专家技术支持。为了支持增加的工作量，全职工作人员从 2022 年的 41 人增加到了 2023 年 6 月的 61 人。咨询委员会还建议，委员会建议对所需人员编制进行评估，以便根据裁研所的任务规定，持续提供及时和优质的研究。董事们还要求在未来的董事会会议上列入一个关于人力资源的常设议程项目。

41. 裁研所报告，计划在 2023 年晚些时候与裁军事务厅举行一次高级别务虚会，届时将有机会讨论各自的优先事项和提议，包括与教育有关的事项。因此，将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审查两机构之间的合作。

42. 向董事们简要介绍了纽约联络处的建设性影响及其在支持会员国、加强日内瓦和纽约的研究、各种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支持方案行动方面的作用。董事们和主任讨论了填补目前空缺职位的各种选择。在今后的会议上，关于纽约联络处的报告将列入总的最新情况。

43. 最后，向董事们简要介绍了整个网站的质量和成本效益改善情况、研究传播和品牌一致性，并继续探讨裁研所在人工智能及其常规武器和弹药方案方面的工作。

四. 今后的工作及其他事项

44. 董事会提出了咨询委员会今后可能关注的专题。董事会首先提到本报告路径一所载建议，即审查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对冲突和预防冲突的影响。可以特别关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及其对军控和裁军努力的影响。其他可能的讨论议题包括：

(a) “保持核禁忌”——减少核威胁，制定切实可行的减少风险措施，打造可实现的无核武器世界之路，特别是考虑到发明和使用核武器 100 周年即将到来；

(b)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影响；

(c) 预警系统在预防冲突中的应用及其对裁军、军控和不扩散的效用；

(d) 借鉴当前全球最佳做法，探索实施裁军事务厅最新战略的手段，加强联合国裁军教育工作；

(e) 私人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以及私营技术公司在战场上日益增长的作用对裁军的影响。

45. 为了支持委员今后在为秘书长服务和作为裁研所董事会开展工作，委员会建议制定一个强化的入职程序，包括向所有新成员提供一个全面的简报包，包含近期讨论议题和报告的概述、职责、会议程序和预期产出的详细说明以及下一年的概念性计划。

附件一

专家在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1.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在两年任务期内，在跨地区、跨领域的外部发言者的发言和问答会议的基础上，组织了性别平衡的小组讨论。这些领域包括冲突管理、国防经济学、裁军和军控、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和性别平等。
2. 委员会的临时报告(A/77/263)载有第七十七届和第七十八届会议的讨论摘要以及专家发言的详细摘要。本附件载有委员会在 2023 年 2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十九届会议上听取的发言摘要。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在没有外部专家的情况下进行了非公开审议。

第七十九届会议

第 1 小组

加强和促进区域军事支出合作的机会

3. 四名和平与安全专家从区域角度介绍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南亚、非洲和中东处理军事支出的方法。
4. 非洲联盟委员会治理和预防冲突主任佩兴丝·扎内丽·奇拉扎强调，《2063 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是非洲联盟为解决非洲大陆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减少军备竞赛诱因所作努力的核心。她指出，非洲联盟成员国面临诸多威胁，如社区暴力、反叛运动和叛乱、贩毒和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违宪更换政府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与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架构有关的支出，包括保卫边界、公民和经济，也构成必要的军事和(或)国防支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专门的和平基金和非洲待命部队等架构都有助于提高非洲大陆应对安全风险、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努力的效力，并促进分担负担，以减少非洲联盟各国的军事支出。《非洲联盟到 2020 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实际步骤总路线图》旨在跟踪减少武装暴力的进展。奇拉扎女士强调，委员会致力于与联合国和其他伙伴合作，支持成员有效履行关于国防和军事合作的承诺，以此作为减少军事开支的战略。
5. 美洲国家组织公共安全专家皮尔·安格里·德卢卡概述了该组织根据 2003 年领导人的政治承诺对限制军事支出、促进在该区域全面执行全球裁军框架，特别是解决轻小武器问题的行动给予的重视。她指出，尽管会员国之间的绝对支出水平存在差异(即北美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但中美洲和加勒比一些地区的军事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大，显示近年武装暴力和有组织犯罪更加猖獗，给军方参与安全和执法任务带来了压力。这一动态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应对社会安全威胁方面，军方和执法部门的适当作用及其对预算分配的影响。出于非法目的或由非法行为者从国家库存中转移轻小武器也令人严重关切。德卢卡女士主张对库存管理采取综合办法，以减缓急剧上升的军事支出和扩散，包括加强评估以及库存控制和储存，本组织试图通过向成员提供技术援助来加强库存控制和储存。美洲防务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讨论军事支出的场所，与军事

支出有关的具体建立信任措施已经到位，每两年进行一次跟踪和讨论。1999 年《美洲国家采购常规武器透明度公约》旨在促进区域透明度，但直到最近，因报告率低下以及缺乏技术秘书处和对话，《公约》实施受到阻碍。

6.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管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副秘书长罗伯特·马修斯·迈克尔·特内指出，虽然东盟没有跟踪或限制军事支出的具体机制，但强调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旨在减轻可能导致过度支出的威胁和威胁感。他指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体现了东南亚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普遍原则，东盟成员国商定了防御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反恐、海上安全、人道援助和救灾(包括地雷行动)、维和行动和网络安全。区域峰会、论坛和高级别会议提供了鼓励相关全球和区域行为者参与的平台，他们在其他此类接触机会有限之时，在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五年来，该地区战略竞争加剧，威胁感增强，但尚不清楚这种环境是否会导致军事支出激增。他还指出，东盟正在等待核武器国家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这抑制了信任。此外，正在与中国进行海事行为守则对话。

7. 国际战略研究所中东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埃米尔·霍卡伊姆谈到了中东令人清醒且复杂的安全和军事支出动态。他列举了支出增加的几个原因，包括声望、地位、政权和(或)国家安全考虑、威胁评估、联盟和伙伴关系要求，以及对区域裁军进程的幻灭感，这些进程或者停滞不前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或者没有导致追责(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更多地依赖本土武器和能力也已成为一种现象，以实现经济多样化，加强自力更生，加强威慑，应对主要全球盟友的重点转移。在这种情况下，霍卡伊姆先生提到该地区“小型单边主义”的增加，其特点是一些国家就某些问题进行合作，包括防御和在几个方面的战术升级，特别是导弹系统和无人机的使用和出口基本不受限制。他预计这些趋势不会在短期内逆转，因此建议采取行动，超越军控角度，对区域安全采取更全面的办法(即不把重点放在各国花费多少资金采购何种军事装备，而是研究它们花钱进行采购的原因)。他还建议提高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第 2 小组

裁军和军控的机会

8. 两位高级别、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应邀就如何在最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推进这一进程发表了看法，他们都曾参与裁军和军控措施和条约的谈判。他们还就导致当前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及战争后果交换了意见。

9. 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常驻大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前俄罗斯谈判代表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指出了讨论军事支出的价值，他预计军事支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增加。他回顾前苏联在 1973 年提出的倡议，即寻求通过一项大会决议，将军事预算削减 10%，并将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尽管各方直接或间接卷入了当时的武装冲突，但在冷战最后阶段和紧接其后建立的裁军和军控架构确实导致了军备的大幅削减。而这一削减又导致了军事支出水平

下降。相反，别尔坚尼科夫先生认为，始于 20 多年前的裁军和军控制度的削弱和几近崩溃(除《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成功延期至 2026 年之外)，与其对战略稳定的负面影响和近年军事支出增加存在直接的联系。他还指出，当前的发展阻碍了达成未来裁军和军控协议的能力。维护剩余的军控架构应该是眼前的主要目标，包括附件二所列剩余国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0. 斯坦福大学斯蒂芬·黑泽讲师、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新裁武条约》谈判前牵头人罗斯·戈滕莫勒回顾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备限制和军备控制协定产生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被认为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这种理解导致姿态和方法方面产生了宝贵的可预测性，使双方能够投资于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增加核武器。如果失去了这种可预测性，就会有增加核武器支出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是蓄意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即使核武器国家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的格言。

11. 戈滕莫勒女士指出，虽然《新裁武条约》目前面临的执行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性和可逆的，但双方继续遵守其核心限制，并应就其后续条约进行谈判。她还强调，有必要让中国参与实施限制的努力，因为三个国家都实现了核武库现代化，但对中国的意图和理论的认识更加有限。在这方面，她注意到美国正在就必须与两个有核能力的国家接触的前景展开辩论。她强调，需要维护现有的军控安排和实施创新举措的机会，并从秘书长和土耳其最近牵头开展的核查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些核查工作涉及从乌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和食品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举措。

第 3 小组

鼓励军事支出的创新和变革性思考

12. 第三专家组着重讨论了鼓励对军事支出进行新思考的路径。

13. 瑞典国防大学副校长、领导力、指挥和控制教授罗伯特·埃格内尔表示，当前令人担忧的国际安全环境主要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许多国家因此认为正如秘书长所说，只能在武器而不是对话中找到安全，从而导致军事支出增加。目前的安全环境对裁军采取具体和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他提出一种“防御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设计军控措施来减少最危险和最紧迫的风险，为以后更有力地重新参与裁军创造条件。埃格内尔先生建议，在短期内某些国家(如德国和瑞典)积极管理军备进程，防止军备升级和军备竞赛；在任何冲突后环境中优先考虑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安全部门改革；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冲突后重整军备的军控制度；防止核武器扩散；大力强调涉及新的和潜在有害的战争技术和领域的裁军问题，如人工智能、量子力学、高超音速导弹、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他还倡导一种新的安全概念——不是以核威慑为中心，也不是完全从外部威胁的角度来看待安全。他认为，联合国对人类安全的定义可能是恰当的，应该让民间社会的一系列利益攸关方进行参与，维护我们人民的利益。这一定义将强调增强社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网络不安全的影响。

14. 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讲座教授妮塔·克劳福德探讨了军事支出和军事化这两个问题领域，如果得以解决，可能会有意义地改变其一些负面影响和外部因素。她指出，第一，军事支出经常挤占其他优先事项，与真正的国防需求脱节；第二，围绕军事支出自动产生军事能力或权力的概念，存在一种持久的误解和社会化，而各种武装冲突表明，这种关联不一定明显。克劳福德女士概述了可能缓解其中一些问题的几个渐进方案，包括设定支出上限、进行削减或有针对性的削减(如人员和基地以及通过军备现代化)，以及通过向可再生能源和更高效的基础设施过渡，实现军事和国防工业脱碳，这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她还提出了几个变革性的想法，对这些想法加以综合，可以成为减少冲突升级风险、军事支出以及作为积极副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建议包括将军事重点放在最适合增值的事务上(如远离紧急应对)，从进攻性军事理论转向防御性军事理论，加强合作性区域安全安排，以分担费用和减少浪费性支出。她建议对成功的暴力防御对策(即纵深防御)进行深入分析，包括阐明被视为防御性武器的范围，并对进攻和防御战略进行成本比较。这样的场景需要进行实战演习。最后，她同意埃格内尔先生的观点，即应通过军控和建立信任措施来解决固有的挑衅性和升级性新技术。克劳福德女士还告诫说，不要让军方利用人类安全来防止其威胁应对措施的不良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支出水平上升。

附件二

2023 年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成员

约旦外交与侨务部秘书长

蕾娜·哈迪德

科威特城

科威特美国大学杰出讲师兼科威特科技学院董事会主席

纳比拉·阿布杜拉·穆拉

美国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大使

刘易斯·邓恩

加拿大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

驻阿尔巴尼亚、圣马力诺和马耳他候任大使

加拿大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

艾丽莎·戈德伯格(主席)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肯特冲突解决全球领导力项目主任兼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实践教授

让-玛丽·格艾诺

伦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名誉教授兼冲突与公民研究组主任

玛丽·卡尔道

布鲁塞尔

欧洲议会议员

玛丽娜·卡尔尤兰

莫斯科

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安顿·克洛普科夫

北京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驰江

肯尼亚前外交部长

阿明娜·穆罕默德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科学和全球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学者兼共同主任

齐亚·米安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

马蒂·纳塔莱加瓦

拉各斯

尼日利亚国际研究所主任

艾格霍萨·奥萨盖伊

东京

牙买加驻日本大使

绍尔娜-凯·理查兹

瑞典前外交大臣

玛格特·瓦尔斯特伦

日内瓦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

罗宾·盖斯(当然成员)
